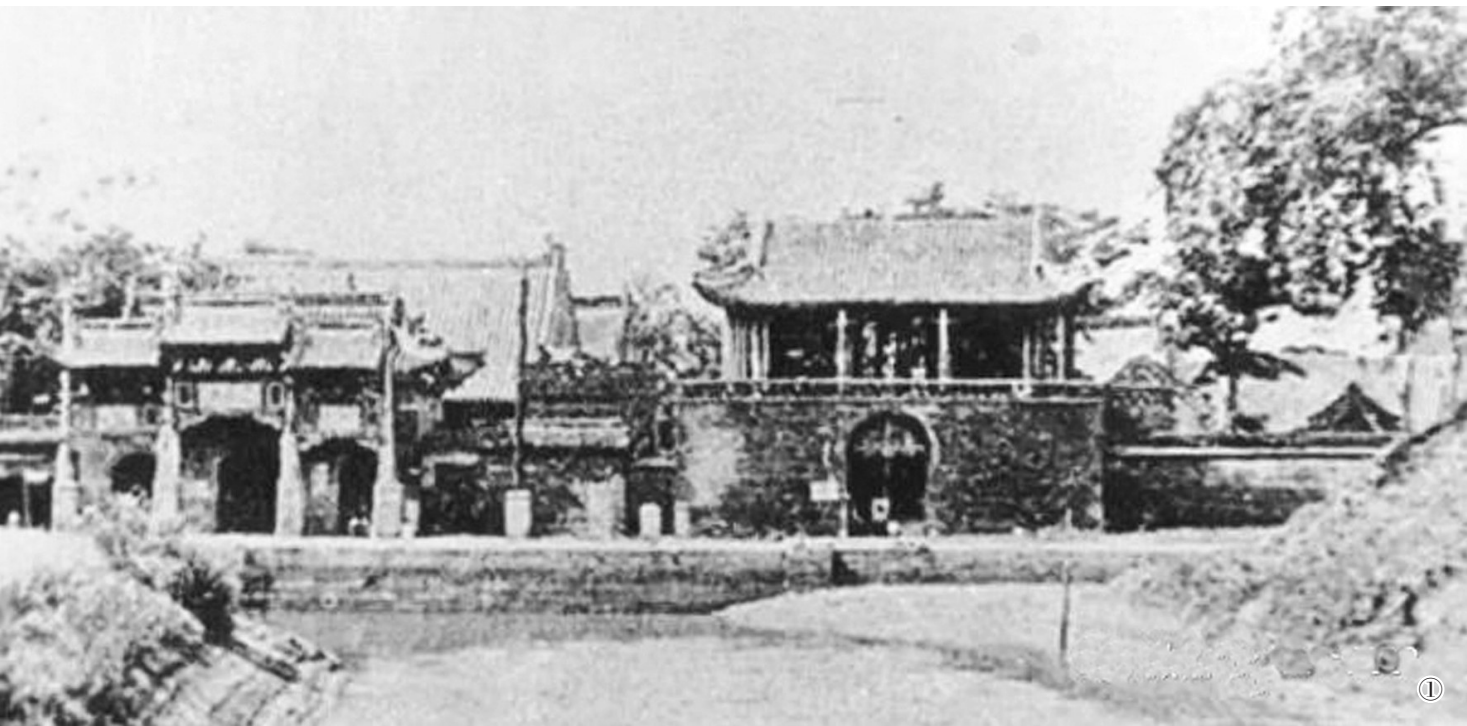


发现

明代首部《汶上县志·序》何以神秘消失

王钦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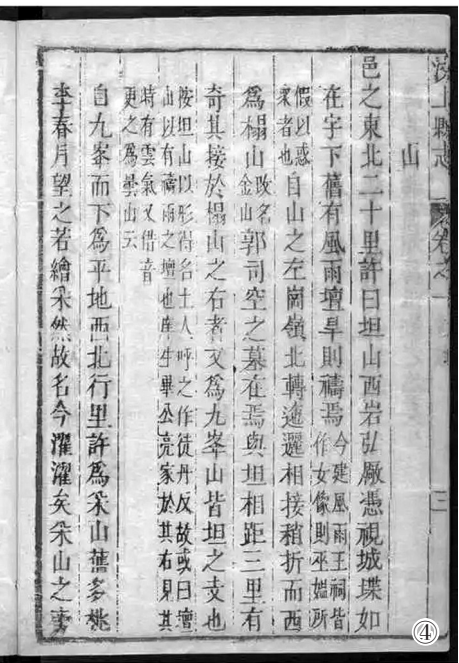


近读刊行于明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年）的第一部《汶上县志》，开篇首《序》是礼部右侍郎朱之蕃撰写的，第二篇《序》是邑人檀芳窳所撰。而此前看到的版本，是清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年）时任汶上县知县闻元炅，在重修《汶上县志》时，重新刻印的明万历三十六年的《汶上县志》，开篇是檀芳窳的《序》，而没有了朱之蕃《序》。

1608年初，北直隶河间府任丘县（今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）人，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壬午科举人栗可仕，出任山东行省兖州府东平州汶上县知县。到任后，“莅官之数月，询志汶者弗具，辄曰：夫汶亦名邑也，志可令缺乎！于是慨然集汶之人，谋所为汶志者。于二三故家觅获遗稿，敦文学有识之士”，即邀请邑人、癸卯科（1603年）举人（亚元）王命新，执笔纂修《汶上县志》，两月后书成8卷。

栗可仕请远在京师的熟人、祖籍山东茌平县人、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会试状元、礼部右侍郎朱之蕃，为新修的《汶上县志》作序；又请“赐进士、时任户部清吏司主事、邑人檀芳窳”为《汶上县志》作序；栗可仕还亲自为《汶上县志》撰写了《后序》，落款为“明万历三十六年戊申秋七月既望”。该志书开创了汶上县纂修《县志》之先河，当年即刻版刊印成上下两册8卷，这是汶上县有史以来第一部规范成卷的《汶上县志》。

而清康熙五十六年重刻再版的明万历三十六年的《汶上县志》，仍为上下两册8卷。



原著鉴赏

朱之蕃《汶上县志·序》

邑有志，国史之分具也！纪事训后，罔敦罔俗，胥吏是籍。康太史志，武功作者迹美郁称准的焉。顾旧贯可仍，后事易辑，惟久湮而创之。之为难循良，励政散长或乏兼资，簿书疲精纂述，终成道舍。邑不皆志，志不皆善，其势然已矧。汶上当南北水陆之冲，地瘠而数患水，民贫而恒苦役。今其邑者拮据，补苴不暇救，过遑恤之有无哉！

任丘栗君，早奋贤书，杜门辍轂，分华驰惊。若将浼，已筮仕剖符。得此严邑，出其百炼之余效，乃合轍之技。颂中都之圣泽，引领瞻前，抚东鲁之遇，黎变期至道。下车洽岁，恍如史侯之二十九年，抒赤寸衷奚。啻源泉之七十二脉，鸣琴有暇，掇管惟勤，一编授成，众目毕备，善受而卒业。喟然叹曰：政以人举，亶其然哉；编中体裁，质诸武功，当齐驱并驾，犹余事耳。辖所具，锐意兴理，次第张弛者如深。广四汶河身，以澹水而济运道；疏浚蒲湾南流，以复旧而资城守；革大户名目，以清诡寄严投献；明禁以杜影射申画一之制，以谨权量；复常平之法，以时敛散；除旱泊之税，

现汶上县档案馆已没有明万历三十六年刊刻的《汶上县志》，仅收藏有清康熙五十六年重新刊刻的明万历三十六年的《汶上县志》，封面左上角贴有红纸，上书《重刻汶上县旧志》。

国家图书馆既有明万历三十六年刊刻的《汶上县志》，也馆藏有清康熙五十六年重新刊刻的明万历三十六年的《汶上县志》，与汶上县档案馆收藏的封面左上角红纸上书写《重刻汶上县旧志》为同一版本。

朱之蕃《序》，书法为赵体行楷，共9页。首页第1行下部，有一上下长方形黑色印章，因字迹模糊不清难以辨认；第2行下部，盖有长方形朱红印章，三行篆书共9字，每行均为3字，即“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制”。

第8页开始落款至9页，内容为“赐进士及第、奉训大夫、右春坊右谕德、掌南京翰林院事、前翰林院修撰、记注起居偏纂、章奏管理、诰敕欽差正使朝鲜、赐一品服、金陵朱之蕃书”，最后依次盖有印章3枚，即：阴刻“朱之蕃印”，阳刻“元介”、阴刻“己未状元”，字体均为篆书。

朱之蕃（1558—1624），字元介，一作元升，号兰隅、定觉主人，祖籍山东茌平，在祖父辈移居金陵（今江苏省南京市）为锦衣卫籍。明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乙未科状元，官终礼部右侍郎。三十三年（1605年）冬，曾奉命出使朝鲜，赠蟒玉一品服。后以母丧，不复出仕，卒赠礼部尚书。工书法，善画山水花卉，传世作品有《君子林图卷》等，另有文集传世。朱之蕃出使朝鲜，为朝鲜王朝迎恩门题写的“迎恩门”匾额，现存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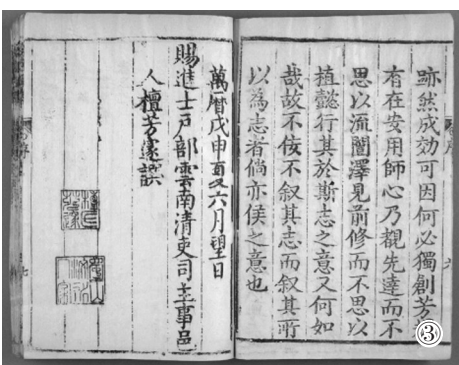
朱之蕃为《汶上县志》所作《序》，从字里行间对刚到任汶上知县不久的栗可仕，极尽赞美之词，“任丘栗君，早奋贤书，杜门辍轂，分华驰惊”“下车洽岁，恍如史侯之二十九年，抒赤寸衷奚。啻源泉之七十二脉，鸣琴有暇，掇管惟勤，一编授成，众目毕备，善受而卒业。喟然叹曰：政以人举，亶其然哉；编中体裁，质诸武功，当齐驱并驾，犹余事耳。迹所具，锐意兴理，次第张弛者如深。广四汶河身，以澹水而济运道；疏浚蒲湾南流，以复旧而资城守；革大户名目，以清诡寄严投献；明禁以杜影射申画一之制，以谨权量；复常平之法，以时敛散；除旱泊之税，以宽民力；取湖滨之租，以豁粮站；而于民风流俗之伤化叛道者，亟欲兴礼教以潜消默化之。此其说凿凿，可日见之行，不徒文章，藻绘缘饰，吏治云尔也！士民虑君之，再莅他邑，如当事所请相率走阙下扳留。赖天子仁圣，籍寇以慰众望。而舟车往来，载在口碑者，且与君素所矢志，若桴鼓之响答，而标表之影随也”。

接下来一段话，看出了原因，“予居京师

十年，稳知君洁，已重名检，足迹不履公庭，窃叹端士不可多得。今且出为良吏，仰无愧于中都之轨轍，俯有当于士民之怙恃，而信使与实政均足重不朽也”。

朱之蕃《序》中提到的“史侯之二十九年”，史侯即明洪武年间任汶上县知县的史诚祖（？—1418年），字信中，山西行省平阳府解州（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）人。史侯自幼生长在盐池之滨的解州，所以对朝廷盐法的利弊有深刻的研究。

洪武二十二年（1389年），史诚祖长途跋涉到南京，以平民身份拜见皇帝朱元璋，陈述对盐池利弊的认识，向朝廷提出建议，朱元璋采纳了他对盐法的建议。



明朝初年，中国知识分子稀缺，朝廷连地方官都派不齐。朱元璋看中了史诚祖这个人才，于当年（1389年）冬，授任史诚祖为山东行省兖州府东平州汶上县知县。

史诚祖到任孔子曾任中都宰的汶上县后，“思圣人之心，行圣人之政”，克己奉公，致力安抚，督导开荒垦地，调整赋税，减轻贫民负担。带头捐俸养老济贫，修葺庙学，兴办学校；推行治政廉洁公平，宽缓简约，很快使全县政通人和，百姓安居乐业。

永乐七年（1409年），扩修思圣堂，并将岳飞像和冉耕像并入思圣堂，与孔子配享，并以岳飞来汶上到思圣堂凭吊祭祀孔子时留下的“文官不爱钱、武官不惜死，不患天下不太平”的感言，刻石立碑，以警戒官吏。六月，成祖朱棣巡视北方，派御史考核郡县长官贤能与否，御史返回奏言称史诚祖政绩第一。

皇上为慎重起见，专门派锦衣卫密侦其家，见其金有炊爨，甌无斗粟，衣冠粗敝，挂之壁间，遂“御书嘉奖”，赐给玺书慰劳，大意是：地方长官继承优良传统，宣布德政教化是为



了安定人民，为之谋利。我统治天下，随时都在访求贤人，共同策划治理国家。常常询问民间，都称苦于官吏苛刻暴急，能够符合我心的实在很少。你敦厚老成，谨慎承担你的职责。保持自身节操，勉励心志，完全做到廉洁为公。平均赋税徭役，政治清明，诉讼简约，人民内心喜悦拥戴，境内可称安宁。比之古代贤良官吏，也还谦让什么呢。特地提拔你做济宁知州，仍在汶上县施政。希望更加努力担当职责，像开始那样谨慎善终，以此保持长久的美誉。

明成祖朱棣还赏赐宫内御酒一尊，织金纱衣一套，钱一千贯。这年夏天，领取五品官俸禄，仍视汶上县事，更加勤于治政。土地开辟增加，户口繁衍滋生，扩大编户十四里。

祖皇帝再经过汶上县时，见人口众多，想要迁移汶上的县民数百家到胶州，但百姓不愿背井离乡。在史诚祖的请求下，皇帝收回了成命。他多次应当升官离去，都被汶上县民上奏留任。

史诚祖自洪武中为汶上县知县，在任29年，十六年（1418年）因病卒于任上。士民哀哭，将其安葬在汶上县城南，其家改为“史公厅”，供后人瞻仰，县民每年前去扫墓祭祀史诚祖。

明万历《汶上县志》卷之七《杂志》陵墓篇，记载：“令君史公诚祖墓。在任二十九年，卒于汶，百姓葬之城南”。卷之七《杂志》营建篇，记载：“史公厅，即史令君诚祖私宅也。在儒学东南，今属之民矣。宜访求旧址，建史公祠”。可见，“史侯之二十九年”全国知县考核第一，又是中国历史上在一任任职最长的官吏，成为知县任职史上的佳话。

朱之蕃《序》中，夸赞栗可仕修河广渠、疏通运道、惩恶扬善、接济民众、增加税收、兴礼设教等政绩，是在其任职汶上知县后几年间才做的事迹，提前几年预支借用大加赞美之，似乎不够妥当。

栗可仕明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年）任汶上县知县，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调任山西省汾州府临县（今山西省吕梁市临县）知县，后因受到府役中伤，被罢职回家。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再起，复任山西省太原府岢岚州兴县（今山西省吕梁市兴县）知县。任汶上知县五年多，期间重修“中都余韵楼”。

该楼原名为“五椿榰榘”，上悬钟鼓，起定时刻，别昏晓之用。重修时栗可仕纳“汶大夫咸议中都余韵”，更名为“中都余韵楼”，以颂扬孔子“尼父振铎，首重风教”之品德，并撰写《中都余韵楼记》，收录在明万历《汶上县志》卷之八《艺文志》中。

经查阅，直隶（今北京、河北地区）及山东、山西三地省、府、县三级《志书》，均未发现有《栗可仕传》，只在清道光二十年修《临县志》卷四《职官志》记载：知县，明，“栗可仕，北直任丘县人。由举人万历四十一年任。度量宽宏，操守清洁。为府役中伤，罢归。后因中贵，起复兴县知县。君惜之”。

可见，栗可仕在两省三地任知县期间，做出一些成绩，但并未像朱之蕃《序》中的溢美之词。作为后人，无意对四百余年前的官员不敬，只是对清康熙五十六年重刻明万历三十六年《汶上县志》时，删除当时的京师高官朱之蕃撰写的《序》，颇有疑问。

清康熙五十六年（1707年），闻元炅已任职汶上知县十个年头，期间捐俸维修南旺分水龙王庙及运河诸闸等水利工程，大修县城南北二门，又捐资维修文庙（孔庙）、风雨坛、禹王庙、八蜡庙等，重修余韵楼，时任兖州知府金一凤称赞“其惠心为政，莫不仪型圣贤之模范”。

当时已在汶上任职近十年的闻元炅政绩显著，在续修《汶上县志》，又重刻明万历《汶上县志》时，对朱之蕃在《序》中给予栗可仕的褒奖之词，即“下车洽岁，恍如史侯之二十九年，抒赤寸衷奚”，使人感到过分赞美之嫌，为尊重和还原历史，在重刻旧志时，对朱之蕃所作《序》予以删除，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。据此推断，这也致使流传至今的清康熙重刻明万历《汶上县志》，就没有了朱之蕃的《序》。

- ①民国时期南旺分水口

②朱之蕃画像

③明万历三十年刊刻《汶上县志》

④民国时期南旺龙王庙建筑
- 资料图片

家书一封，良言一册，寄托着对儿女的指引；诗赋一首，洋溢着磅礴的人生气度，暗含着老练的处世之道。家风，是家族中先辈对后辈的潜移默化，是家庭信念的隐形传承。

寻访历史长河之中，无数曾经辉煌的家庭，他们的家风各有千秋，但皆不乏人家长经典与精华：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。

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令世人赞叹。贫而力学，断齑画粥，从不以此为苦。苍天不负，终成名相。成功之后依旧严于律己，不忘初心。不仅如此，范氏一家始终保持着清廉俭朴、乐善好施的家风，教导子女正心修身、积德行善。

曾国藩，晚清“中兴第一名臣”。修身律己，以德求官，礼治为先，以忠谋政，治家也有着独到的方略，“和以治家”又“勤以持家”。言传身教之下，曾氏后裔人才辈出：中国近代外交家曾纪泽，著名数学家曾纪鸿……都是一代名人曾国藩的儿孙。

再看现代，钱氏文化底蕴深厚，家训有道，家风清雅，历代人才辈出，实为罕见。一些家庭甚至出现父子名流现象，如钱基博、钱钟书父子，钱玄同、钱三强父子，钱穆、钱逊父子，钱学渠、钱永健父子等，他们一起书写了中国现当代史上极为罕见的家族传奇。

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，有着良好家风的家庭或家族，薪火相传会使后人的历程熠熠生辉。

“身教重于言教”。期望子家庭和睦，必先要关爱家人；期望家人志趣高雅，必先远离低级趣味；期望子女乐于助人，父母必先乐善好施。这样才能打造追求进步的家庭，坚强的家庭，幸福的家庭。

孩子从小耳濡目染，聆听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”的教诲，就会养成“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”的思维。孩子亲眼目睹孝敬老人的举止，必将谨记“尊老爱幼，亲穆存心”。凡事预先筹划，子女必定“常将有日思无日，莫待无时思有时”，知晓“宜未雨而绸缪，毋临渴而掘井”的重要。

每一分每一寸的日常小事，都是织造人格的纤维。每一个人的言行品格，都是融入成长的建材。小到讲究卫生、早睡早起、不剩饭、不浪费、节约水电，大到尊老爱幼、宽容博爱、诚实守信、爱国爱家，一点一滴接受优秀传统文化和家风、家训的洗礼，儿女的成长必将洗去铅华而更加光亮。

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文字，而是装在每个人心中的尺子，惟贤惟德，能服于人。家风虽是一家之风范，却是铸造了子女成才的熔炉，它是无言的教育、无字的典籍。

良好的家风犹如春雨，虽静默无形，却滋润苍生，净化心灵。家风悠悠，影响了过去的人们，也必将指引着今天与未来。

■苗青 摄影



●中国节气·立夏●

故乡初夏美胜春

卢恩俊

春天缠绵于谷雨不愿离去，而热情奔放的夏天，已随立夏节气登场了。

繁华已谢，春归引动我的思想回到了故乡。那是一座古老美丽的村庄，尤其初夏，红砖蓝瓦的二层楼屋舍，牡丹轰轰烈烈地刚走过谷雨，小家碧玉的蔷薇爬满一道院墙，仿佛五色的瀑布，香味像雨雾一样飘拂初夏的乡村。

丛从叠叠的蔷薇，拉开了乡村的夏幕，四处可见的高大的槐树，是第一位出场的主角。阴历四月雅称为“槐月”，我们家的小院，算是最典型的一幅初夏风景画了。满墙蔷薇花外，是一树树洁白如玉的槐花，放射着令人心醉的香。风吹着那香，鸟鸣，蜂飞，蝶舞，洋溢着无限的美。

春天走过，房前屋后，一树一树槐花、杨花、枣花，盛开在和煦的阳光下之下。最是那一朵一朵火红的石榴花，点燃整个夏天的热情，成为乡村特有的风景，紫的、白的、红的，阵阵袭人的花香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我的思绪正在故乡初夏里不能自拔，忽闻诵读声传来：“四时天气促相催，一夜薰风带暑来。莺啼春去愁千缕，蝶恋花残恨几回”。这诗意的立夏，比春天还美呀。我倒很赞成“纷纷红紫已成尘，布谷声中夏令新”，这是陆游的立夏绝句，春天的万紫千红虽然成为过往，随着布谷鸟清脆的叫声，一个枝繁叶茂的夏天已经走来，眼前不正是一幕幕“芳菲歇去何须恨，夏木阴阴正可人”的四月天吗？

其实，这初夏的美，不仅演绎在自然里，更是演绎在人们心里。你看那夏的美，自农人的汗水和布谷鸟的歌声喂大的田禾开始，在棉花玉米的旺长中翠绿，在扬花灌浆的麦穗上闪光，在温阳照射的油菜花上金黄，在“春争日，夏争时”……一天不锄草，三天锄不了”的民谣里流淌……

自古人们就把立夏看得很重要，因为立夏正是温度明显升高，雨量增多，农作物进入生长旺季的节气。《岁时佳书记趣》一书记载，早在先秦时，各代帝王就在立夏这天，率文武百官至郊外举行迎夏仪式。君臣一律身着朱色礼服，佩戴朱色玉饰，乘坐赤色马匹牵引的朱红色的车子，连车上的旗帜也是朱红色的。这种红色基调的迎夏仪式，强烈表达了古人渴求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。

走在乡村四月，到处洋溢着劳动的芬芳气息。自立夏起，乡村农事日渐繁忙，布谷鸟的歌声在田野上萦绕，棉花、玉米开始旺盛地生长。初夏随着种瓜播豆、锄草灭虫、松土施肥步步为营的节奏，走进了宋代诗人范成大《村居即事》的意境：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，采了蚕桑又插田”。

季风飘过初夏的阡陌，田园日益丰腴，农人用汗水滋润四月，烘托出立夏灿烂生动的主题。